

评析《尤利西斯》两个中译本对圣经内容的翻译

任东升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 天津 300071)

摘要:分析了《尤利西斯》的两个中译本金译和萧译对圣经典故、仿圣经语、戏仿圣经语和拉丁文宗教文本的不同处理方法,在指出金陵译本为追求等效的目标而有灵活变通之过的同时,也指出萧乾译本对现成圣经译文的依赖和拘泥,两者都还有改进的余地。翻译《尤利西斯》这样饱含天主教教义和圣经内容的文学著作,译者必须具备充分的宗教背景知识,翻译时变通应有度,照抄应有限。

关键词:《尤利西斯》中译本;圣经典故;仿圣经语;戏仿圣经语;翻译策略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rendering biblical allusion, biblical rhetoric, biblical parody and Latin religious text into Chinese from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Ulysses* respectively by Jin Di and Xiao Qian, points out that Jin Di's version is to a certain degree excessive in independently translating the biblical elements, while Xiao Qian's version is too imitative in quoting the ready-mad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two versions are open to improvement. It concludes that to translate *Ulysses*, a literary work full of Catholic teachings and biblical allusions requires adequate knowledge of the concerned religious contents on the part of the translator, and the translator should not go too far either when independently render such contents or when copy the established version of such contents.

Key words: Chinese versions of *Ulysses*; biblical allusion; biblical rhetoric; biblical parody; translating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2005)01-0015-07

1 引言

杰出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被誉为“英语文学丰富遗产中一部最伟大的小说”(金陵,1997:1)。作者 James Joyce(1882-1941)被称为“善用一切文体的人”(Harry Blamires, 1987:174)。他本人在1921年就曾自鸣得意地断言:“我在这本书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萧乾,1994:1)不少读者和研究者发现,《尤利西斯》“整个小说之中处处有‘伏笔’,章章有‘迷津’。这些伏笔和迷津可以说是典型的互文性体现。”(张美芳,2001:38)小说中出现的语言就有30多种,插进了一些古语、

俚语和作者杜撰的词,此外还有不少文字游戏。看 Joyce 确实是“有意把这部奇书写得文字生僻古奥”(ibid.:17)。故事的发生地爱尔兰原是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作者又在耶稣会办的学校里受过几年教育,一度曾立志当神父。虽然后来对宗教产生反感,但书中处处留下了天主教的痕迹(文洁若,1994),全书中使用的《圣经》内容就更是不胜枚举了。就翻译而言,模拟原文灵活多变的文体是最大的挑战。本文拟就《尤利西斯》两个中译本(金陵译,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1997年修订版,下文简称金译;萧乾、文洁若译,1994年译林出版社初版,1996年修订版,下文简称萧

收稿日期:2004-03-12

作者简介:任东升(1966-),男,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和《圣经》翻译

译)对圣经文体,包括圣经典故、仿圣经语、宗教用语和拉丁宗教文本的不同处理进行评析,探索圣经文体翻译的有效途径。

2 圣经典故的翻译

圣经典故(biblical allusions)多指源自英语“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或 the Authorized Version, 1611年初版,1885年修订版)的人名、地名、事件,也有经典性的圣经语汇和引语。许多圣经典故由于使用频繁而成为日常用语。由于中文圣经的流传,特别是和合本(1919年初版,1939年更名为《国语和合本》,1988年修订后更名为《新标点和合本》)的传播,许多圣经典故的中文译法已经被普通读者所熟知,成为固定的译法。

2.1 人名、地名的翻译

《圣经》中人名 Michael 指上帝的天使长,和合本译为“米迦勒”,思高本(1968)译作“密额尔”。但是“米迦勒”的译法更流行,成为这个人名典故的固定译名。金译和萧译都采用此译法。

...a menace, a disarming and a worsting from those embattled angels of the church, Michael's host, who defend her ever in the hour of conflict with their lances and their shields. (p.25)

金译:在冲突中,米迦勒的大队天使永远手持长矛、盾牌保卫教会;那些敢于对抗的人只能被吓倒,被解除武装,一败涂地。

萧译:一切织风者最终必落得一场空。他们受到威胁,被缴械,被击败;在冲突中,来自教会的那些摆好阵势的使者们,米迦勒的万军,用长矛和盾牌永远保卫教会。

碰到类似的典故,如果另取别名,读者就会感到陌生,甚至产生误解。如原文中的一首打油诗中出现了地名 Calvary,金译和萧译的处理方法不同。

I'm the queerest young fellow that ever you heard.

My mother's a Jew, my father's a bird.

With Joseph the joiner I cannot agree,

So here's to displaces and Calvary. (p.22)

Calvary 是耶稣的受难地,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处死囚犯的地方。这个词在英文“钦定本”《圣经》(1611年初版,1885年修订版)中只在《路加福音》15:22中使用了一次(和合本采用意译“髑髅地”,思高本采用音译“加尔瓦略”,《圣经简明词典》用意译“髑髅地”,1996:38)。文学翻译中也有音译为“卡利弗里”,如徐志摩描述耶稣受难的诗《卡利弗里》。希伯来语 Golgotha (字意是髑髅地)在意思上与 Calvary 一样,音译是“各各他”(《圣经简明词典》为音译,1996:91,思高本音译为“哥耳哥达”)。

显然两位译者都没有考虑利用 Calvary 的翻译实现

诗体的压韵,金译为意译“髑髅岗、山岗”,萧译为希伯来语 Golgotha 的音译“各各他”。从原文的(打油)诗体压韵、文字表现来看,由于使用了 Calvary,而不是 Golgotha,如果采用音译,不宜译为“各各他”。笔者认为可音译为“卡利弗里”,或意译为“髑髅地”或“髑髅岗”。

2.2 God 的翻译

《尤利西斯》中 God 出现的频率很高,有时指爱尔兰天主教的天主,有时指英国国教的上帝。例如:

Lozenge and comfit manufacturer to His Majesty the King. God. Save. Our. (p.190)

金译:国王陛下御用糖果蜜饯公司。上帝。保佑。我们的。

萧译:国王陛下御用菱形糖果及糖衣果仁制造厂。上帝拯救我们的……

在中文里,天主教的 God 常译作“天主”或“上主”,英国国教(基督教)则译为“上帝”或“神”。两位译者都注释说原文是英国国歌(16世纪编成)的头一句,对 God 的理解正确,只是在句式上金译采用直译,萧译采用意译,对原文行文风格变动较大。第一章中两次提到 Haines 所说的 personal God:

Creation from nothing and miracles and a personal God.

Personally I couldn't stomach that idea of a personal God. (p.23)

金译:从无到有的创造,奇迹,以及具有实体的上帝。

要我相信一个有实体的上帝,我接受不了。

萧译:相信从虚无中创造万物啦,神迹和人格神。

我就是容忍不了人格神这种概念。

这里提到的 God 指从无到有的创造、神迹和具有人格的神,指爱尔兰天主教称谓的三位一体的天主。根据上下文,这里谈论的 God 具有神学乃至哲学层次的意义,已经超出具体信仰之外。金译有实体的“上帝”之义,不妥。实体虽有哲学意味,“上帝”却是基督教新教对创造者的称呼。萧译“神”符合神学意义的表达。

2.3 devils, devil 与 Satan 的翻译

[T]hey did divers wonders such as casting out devils, raising the dead to life, multiplying fishes, healing the halt and the blind, discovering various articles which... (p.422)

金译:同时施行各种各样的神迹,例如逐出魔鬼、叫死人复活、将鱼变多、治好瘸子和瞎子、找到形形色色丢失的东西、解释和实践《圣经》内容、给人祝福和预言。

萧译:他们行着各种神迹:诸如驱逐污灵,使死者复活,使鱼变多,治好跛子和盲人。

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种种神迹之一就是他能“命

令”附在人身上、使人患上疾病、出现癫狂的邪灵或污灵离开人体。这种鬼不是单数的魔鬼撒旦(Satan),而是众多的邪灵(demons)或污灵(devils)。在《圣经》中,魔鬼和污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形象。将 devils 译作“污灵”较符合圣经典故的本意,译作“魔鬼”容易引起与魔鬼撒旦的混淆,而远离原文一般污灵的形象。原文 171 页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devil 在意思上是与 God 相反的魔鬼。

God made food, the devil the cooks. Devilled crab. (p. 171)

萧译:天主创造了食物,魔鬼制造了厨子。辣子螃蟹。

Satan 也出现了多次,如:

The Sorrow of Satan he calls it. (p. 235)

Orchestral Satan, weep many a rood

Tears such as angel weep. (p. 236)

金译均采用直译“撒旦”,传达了原文人物的形象感;萧译采用意译“魔鬼”,有失形象的生动感。

2.4 the tables of law 的翻译

He would never have spoken with the Eternal amid lightings on Sinai's mountaintop nor ever have come down with the light of inspiration shining in his countenance and bearing in his arms the tables of the law, graven in the language of the outlaw. (p. 181)

金译:他决不会到西奈山顶的雷电阵中去和神明对话,也决不会满脸放射着灵感的光芒从山顶下来,怀中抱着用亡命者的文字镌刻着律条的石版。

萧译:他决不会在雷电交加中在西奈山顶与永生的天主交谈。更永远不会脸上焕发着灵感之光走下山来,双手捧着十戒的法版,而那是用亡命徒的语言镌刻的。

the tables of law(或 tablets)指摩西在西奈山领受的上帝刻着十戒的两块石版。((《出埃及记》24:12;31:18;32:15-16)“十戒的法版”比“镌刻着律条的石版”更符合该典故在其上下文中庄严的演讲语气,既能够传达原文引用圣经故事的说理意图,又能够更好地转换原文的典故意义。

2.5 good shepherd 的翻译

Of Ireland, the Dalcassians, of hopes, conspiracies, of Arthur Griffith now, AE, pimander, good shepherd of men. (p. 226-228)

金译:谈爱尔兰,谈达尔卡西亚人,谈希望,谈阴谋,又谈起现在的阿瑟·格里菲斯、A·E、天书、好的引路人。

萧译:谈到爱尔兰,达尔卡相斯一家,谈到希望、阴谋和现在的阿瑟·格里菲思以及 A·E,派曼德尔,人类

的好牧人。

好牧人原是耶稣自况(见《约翰福音》第 10 章第 11 节:“我是好牧人”, I am the good shepherd: the good shepherd giveth his life for the sheep. King James Version), 这里则是对格里菲思和拉塞尔等人的称赞,有好带头人的意思。拉塞尔也是爱尔兰的志士,组织过爱尔兰农业合作运动,积极参加独立运动。

2.6 耶稣神迹的翻译

Of him that walked the waves. Here also over these craven hearts his shadow lies and on the scoffer's heart and lips and on mine. It lies upon their eager faces who offered him a coin of the tribe. To Caesar what is Caesar's, to God what is God's. A long look from dark eyes, a riddling sentence to be woven on the church's looms. (p. 31)

金译:履波如夷的他。他的影子也投射到这里,笼罩在这些怯懦的心灵上,在嘲笑者的心灵上和嘴唇上,在我的心灵上和嘴唇上。笼罩在把一枚纳贡的银币拿给他的那些人的热切面容上。将属于凯撒的交给凯撒,将属于上帝的交给上帝。一道从深色的眼睛中射出来的长久的目光,一句谜语般的句子,供教会的纺织机织了又织。

萧译:关于“在波浪上行走的主”。他的影子也投射到这些怯懦的心灵上,在嘲笑者的心坎和嘴唇上,也在我的心坎和嘴唇上。还投射到拿一枚上税的钱币给他看的那些人殷切的面容上。属于恺撒的归给恺撒,属于天主的归给天主。深色的眼睛长久地凝视着,一个谜语般的句子,在教会的织布机上不停地织了下去。

原文这句话是典型的意识流,是在主人公的头脑里一闪而过的话题,不是画面,与下文“耶稣论钱”的话题作用一样。金译采用意译,添加了“如夷”,精练的措辞构成动感很强的画面,突出耶稣在海上行走如履平地的神一般的本领,但由于没有翻译 Of, 削弱了原文一闪而过的意识流色彩;萧译直译其义,不加不减,用词朴素,与原文意识流的写作手法相吻合。

To Caesar what is Caesar, to God what is God's. 是《马太福音》中一句有名的圣经引语,意思来自 King James Version 中 Matthew 22:21 (Render therefore unto Caesar the things which are Caesar's; and un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 金译是独立翻译,萧译明显参照了和合本的现成译文。首先,表示帝王名称的 Caesar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所用中文《圣经》里,均采用“凯撒”,但教外的现代习惯译法不是“凯撒”,而是“恺撒”(陆谷孙, 1998: 241)。其次,介词 to 在中文圣经三大《福音》中都译作“归给”,而不是“交给”。金译使用具有动作性的句式“将……交给……”,而“归给”是陈述语气。萧译的陈述句式比

金译的祈使句式更能反映原文使用圣经典故的意识流的修辞目的。再者,《尤利西斯》全文所涉及的宗教除了犹太教就是爱尔兰天主教。因此,“天主”的称谓比基督教新教习惯使用的“上帝”更符合《尤利西斯》这个语篇的宗教背景。从对“天主”和“恺撒”两词的选择可以看出,萧译既忠实于原文的宗教大背景,又照顾到一般读者,可谓用心细腻,显然实现了其追求忠实原文和译文畅达并举的翻译目的(萧乾,1994:29)。

3 仿圣经语的翻译

仿圣经语(biblical rhetoric)就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圣经》的庄重词藻、句子结构、叙述口吻,以达到词句凝练而内涵丰富、文体庄重、典雅的效果,更好地引起读者或听众的共鸣。《尤利西斯》原文中随处可见仿圣经语的使用,或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或强调陈述或说话的权威性。原文提到斯蒂芬路遇妓女的经历:

On now, dare it. Let there be life. (p.183)

金译:上吧。敢作敢为。要有光。(脚注:据《圣经创世记》这是上帝创造世界时说的第一句话。)

萧译:讲出来吧,果敢地。要有生命。(尾注:这里,斯蒂芬模仿《创世记》第一章第3节中的语调。原句是:天主命令: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记述上帝(或天主)创世的第一句话是 Let there be light. (*The Holy Bible*, p.5)根据两位译者一致的注释,原文应该是 Let there be light. Let there be life. 如果原文没有错误的话,萧译是正确的,但是注释有问题;金译符合注释,但意思不符合原文。很明显,这里只是对圣经句式的模仿,不是圣经原话。原话是 Let there be light. 金译是否看错原文不得而知。再如:

——They sinned against the light, Mr Deasy said gravely. And you can see the darkness in their eyes. And that is why they are wanderers on the earth to this day. (p.41)

金译:——他们戕害光,犯下了罪孽,戴夕先生严肃地说。你看吧,连他们的眼睛里面都是黑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直到今天还在地球上四处流浪。

萧译:“他们对光犯下了罪,”迪西先生严肃地说。“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黑暗。正因为如此,他们至今还在地球上流离失所。”

上例的整体结构是典型的仿圣经语用法。《圣经》原文段落之间常常用 and 连接,结构比较松散,推进缓慢。有的文体学家认为,使用 and 连接段落既能使叙述连贯,又给人以宇宙无限的感觉。(王佐良、丁往道,1993:311)当然,在翻译仿圣经语时,句子之间的 and 不必译出。通过在译文中准确再现圣经用词,可以体现仿圣经语的效果。首先, sin, light, darkness 是英文《圣经》“钦定本”中的固有概念,在中文《圣经》里已经有固

定的译法:“犯罪”、“光”、“黑暗”。金译采用意译,加译了“戕害”,引申过甚,“罪孽”也有不妥之处,因为《圣经》中还有一个专门指代“罪孽”的英文单词 iniquity(梁工,1996:1249)。将 the darkness in their eyes 译作“他们的眼睛里面都是黑的”,译词明显不达“原意”,与原文特有的仿圣经口吻相去甚远。相比之下,萧译直接、准确、自然,充分传达了原文仿圣经语的使用效果。

4 戏仿圣经语的翻译

通过诙谐地模仿《圣经》的行文方式和叙述语气可以使文体灵活多变,语言机智、充满生机,不仅可以达到诙谐、讽刺的效果,有时还可收到因行文意外而引发读者产生联想的特殊效果。笔者暂且把这一做法称为戏仿圣经语(biblical parody)。由于原作者的风格、圣经文体风格甚至文本中人物的风格掺和在一起,孰先孰后、孰主孰次、孰表孰里不易明辨,因而是翻译过程中遇到最为棘手的一种文体。例如:

Buck Mulligan erect, with joined hands before him, said solemnly:

——He who stealeth from the poor lendeth to the Lord.

Thus spake Zarathustra. (p.27)

金译:壮鹿马利根站直了,双手合在胸前,庄严地说:

——偷窃穷人的钱,等于借钱给主。琐罗亚斯德如是说。

萧译:勃克·穆利根直直地站着,将双手在胸前握在一起,庄严地说:

“琐罗亚斯德如是说:‘偷自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故事人物医科大学生 Mulligan 玩世不恭而又确实颇有才气,文字游戏或文学典故常常是脱口而出。这里他篡改的是《圣经·箴言》第19章第17节(和合本):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He that hath pity upon the poor lendeth unto the Lord. *Proverbs* 19:17)。从结构上看是典型的仿圣经语“……的,就是……”结构,从内容和语气上看又属戏仿圣经语。一般现在时第三人称动词结尾 th、动词过去时 spake 都是典型的《圣经》词汇风格。金译和萧译都采用“如是说”传达 spake 的古朴典雅,可谓英雄所见。金译添加了“钱”的意思,表面上缩小了原文的语义含意,其实是对原文毫无根据的意义延伸,也不符合《圣经》表述含蓄而意义深远的风格;萧译不仅用词准确,合乎汉语习惯,而且恰如其分地传达了仿圣经语的文体风格。再如:

Gone too from the world, Averroes and Moses Maimonides, dark men in mien and movement, flashing in their mocking mirrors the obscure soul of the world, a darkness shining in brightness which brightness could not comprehend.

(p.35)

金译:阿威罗伊、摩西·迈蒙尼德也都已经不在人间,这些在容貌举止上都是深沉的人,用他们的嘲弄明镜对准世界,照出了它那隐蔽的灵魂。这是一种在明亮之中放光而又不为明亮所理解的深沉。

萧译:阿威罗伊、摩西·迈蒙尼德也都离开了人世,这些在音容和举止都诡秘莫测的人,用他们那嘲讽的镜子照着朦朦胧胧的世界之灵。黑暗在光中照耀,而光却不理解它。

这一节是主人公当中学历史教师给学生上课时,一问一答的间隙意识的自由流动,是作者赋予小说人物的思维风格。主人公的思维风格中又夹带变相的《圣经》叙事口吻。对 dark men 的理解金译和萧译基本相似,都是根据这些名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做出的判断,但对最后的戏仿圣经语的理解和处理上,二者却截然不同。金译对 dark 一词的理解前后一致,但是作为意识流的用法,它的词义在瞬间发生了变化,由“与众不同”转为《圣经》联想意义“黑暗”,成为 brightness 的对立面 darkness。根据《约翰福音》第 1 章第 5 节:光在黑暗中照耀,而黑暗却不能理解它(And the light shineth in darkness; and the darkness comprehended it not. King James Version),“光”指耶稣,“黑暗”指世人。这一联想转移到文本中的现实,用 darkness 喻指那些能看透世界和人心、却不被世界和凡人所理解的智者, brightness 则是对凡界和庸者的讽喻。由此可见,金译在理解原文创作手法和人物的思维方式上有失偏颇,造成了误译;萧译理解正确,但在译文表达方面又照抄了现成译文,不仅过分脱离原文的句法结构,而且将《圣经》原文的风格强加于文本人物的思维风格。

好的译文应尽可能传达源语的所有功能(崔永禄, 2000)。原文是对圣经语句的改变和戏谑的模仿,可改进为“在光中照耀的黑暗,却不为光所理解”。

5 天主教教义的翻译

《尤利西斯》中出现了爱尔兰天主教仪式和教徒活动的描述,其中供教徒日常诵读的经文和教义有时夹杂于人物的意识流之中。如下段天主教的《圣三光荣颂》经文被分成三部分,夹带于主人公斯蒂芬的意识流动中。

As on the first day he bargained with me here. As it was in the beginning, is now. On the sideboard the tray of Stuart coins, base treasure of a bog: and ever shall be. And snug in their spoon case of purple plush, faded, the twelve apostles having preached to all the gentiles: world without end. (p.35)

金译:第一天他在这里和我讨价还价时,就是这个样子。起始如此,现在仍是如此。墙边柜子上扔摆着那盘斯图亚特钱币,泥沼里的等外宝物:永将如此。在

褪了色的紫红丝绒的餐匙盒里,舒舒服服地卧着曾向一切非犹太人布道的十二使徒:无穷无尽。

萧译:跟第一天他和我在这里讨价还价是完全一个样。厥初如何,今兹亦然。靠墙的餐具柜上摆着一盘斯图亚特硬币。从泥塘里挖出来的劣等收藏品。以迨永远。在褪了色的紫红丝绒羹匙里,舒适地躺着十二使徒,他们曾向一切外邦人宣过教:及世及世。

从作者使用的标点符号可以推断出,教义内容已经与人物的整个意识融为一体。翻译时应偏重整体风格,而不宜突出教义内容和风格。金译是独立翻译,通俗易懂,与其上下文自然揉合成一体;萧译照抄现成译文,为的是突出教义引语,但用现成的文言表达,措辞过于古奥,而且教义风格独立于其上下文之外,显得不够协调,也不符合人物当时意识自然流动的特征。可见,金译将教义自然融合于其上下文,用脚注说明内容的出处,效果也不逊于萧译。

6 天主教义拉丁语文本的翻译

Joyce 在《尤利西斯》中使用了除英语之外的 30 余种外语,是典型的杂交语或混合语文本。翻译这种杂交语是不无困难的。有人认为译这种杂交语并不要求一律(李全安, 1997: 898)。外国学者 Derrida(1992: 223)也发问:同时用几种语言写就的一个文本如何翻译?多样性的效果又如何“传达”?同时翻译几种语言怎么办,那也叫翻译吗?可是他并没有接着分析下去。Lefevere 也对杂交文本的翻译问题产生了兴趣,但他也没有做深入的分析(Luo Xuanmin, 1996)。Berman(1992: 3)也感慨道:“我们甚至认为多语主义使翻译困难起来。”乔伊斯曾经把自己的 *Finnegans Wake* 中的两段翻译成意大利语,他把原文中的外语成分和主要语言英语都译成了意大利语。他这样做并不是要“缩减跨语言的张力”,而是要在意大利语中再现这种张力,因为他认为“意大利语和被外语扭曲了的英语一样具有丰富的共鸣”(Gentzler, 1993: 171)。他的做法是用“意大利语中业已存在的多个层面——各种习语、方言和古旧语言以取得原文中的多重共鸣”。韩子满(2001)曾针对多语文本的翻译提出 5 种处理办法,包括金译和萧译采取的不同办法。金译本在译文中保留原文中的外语成分,然后加脚注,说明是何语种,并注明语义;萧译把原文中所有的外语成分都译成汉语,然后在尾注中说明是何种语言。两位译者的不同做法反映了他们对翻译概念上的差别。金译的不译符合他的翻译目的,因为原文大部分读者也不太明白拉丁语。萧译的做法也有其目的,因为“心目中的本书的对象既有一般读书界,又希望它对研究者也有些用处”(萧乾, 1994: 17)。例如:

Per vias rectas, Mr Deasy said firmly, was his motto. (p.

38).

金译不在正文译出,而采用脚注解释:走直路;萧译直接译为“走正路”,在尾注中解释,该译法参照中文和合本《旧约·诗篇》第25章第8节:“耶和华是善良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拉丁文 *per vias rectas* 可分别直译为“经由”、“道路”、“直的”。金译是独立翻译,而且注重字面意思;萧译为照顾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特别是照顾熟悉天主教《圣经》内容的读者的阅读习惯,照抄了现成译法。考虑到原文在其上下文只充当典故的作用,已经脱离其《圣经》文本的存在环境,独立移植到新的上下文里,译为“走直路”虽然比较忠实原文,但不利于达到“使中文读者读来获得尽可能接近英语读者所获得的效果”(金陵,1998:197),这与金陵先生的翻译目的有几分相左。相比之下,照抄的习惯译法“走正路”看似过分意译,有超额翻译之嫌,却能体现圣经典故的警示语气。

对于多语文本中的少数语文本,全部译或全不译各有得失。必须指出的是,在处理这些文本时一定要谨慎,不能不顾它们的语篇交际功能和修辞功能,否则会造成翻译的欠额。由于金译的做法迫使读者参照脚注,有的注释出现欠额,如下面诗句的注释和翻译:

(他入室后,又祝福了室内的食品和饮料,然后神佑者全体回答他的祈祷。)

——*Adiutorium nostrum in nomine Domini.*

——*Que fecit caelum et terram.*

——*Dominus vobiscum.*

——*Et cum spiritu tuo.* (p.442)

金译的注释:以主的名给我们帮助。

是他造的天和地。

主与你同在。

可以看出,原文最后一行有表示“精神”、“灵”的 *spiritu*。金译的脚注只剩下3句,丢掉了这个词的翻译。相比之下,萧译的翻译格式一致,意思完整,因而是足额的。

因主之名,济佑我等。

上天下地,皆主所造。

主与尔偕焉。

亦与尔灵偕焉。

参考文献:

- [1] Berman, Antoine.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M]. S. Heyvaert (tra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1992.
- [2] Blamires, Harry. *Studying James Joyce* [M]. London: York Press, 1987. 147.
- [3] Derrida, Jacques. *Des Tours de Babel* [A]. Joseph F. Graham (trans.). In Ranier Shulte & John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18 - 227.
- [4]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5] Joyce, James. *Ulysses* [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7 结语

杨周翰先生说:“《圣经》本身极大部分是极好的文学。西方,大至于文化,小至于文学艺术,都是在它熏陶下成长的。不了解基督教及其《圣经》,很难透彻理解西方文学,也难透彻对它进行分析。”(杨周翰,1985:49)阅读文学作品如此,翻译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更是如此。圣经翻译专家奈达(1999:ii)说过,在翻译中出现术语和语法方面的错误尚可“饶恕”,若没有反映出原作的精神和活力,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大罪”(Certain mistakes in terminology or grammar can be forgiven, but a failure to reflect the spirit and dynamic of a source document is a “mortal sin.”)。在力求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风格方面,金译和萧译都做出了各自积极的尝试。然而,由于对翻译目标的追求各有侧重,所以他们在具体翻译中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就会不同,两个译文在某种程度上势必会出现相异之处。金陵先生追求“在整体效果上追求最大可能的相等性”(金陵语,香港《城市大学校讯》1998年第16期)。虽然文体不能完完全全地翻译过来,但内里的意思可以准确地译出,虽不至百分之百,但亦可以极其所能,取得最大的相等效果。他认为翻译者必需运用创造性的思维,这样,原著的精髓便能在译入语里充分显现出来,这是信达的统一性,既是对原著作者又是对读者的忠诚信达。所以,在涉及圣经和天主教教义的内容时,他尽可能独立翻译,并且在选词甚至句式方面灵活变通较多。萧乾先生注重对原作的忠实和译文的畅达并举,所以较多考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再加上他熟知中文《圣经》,因而一旦遇到相关内容,就毫不犹豫地参照甚至照搬现成译文。笔者认为,金译在为追求等效的理想目的指导下,灵活变通有过而不及,萧译对现成圣经译文存在过分依赖和拘泥的倾向,两者都还有改进的余地。翻译《尤利西斯》这样处处闪烁着典型西方文化结晶的文学巨著,译者一定要具备充分的宗教背景知识,在译文表达方面,尽量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变通应有度,照抄应有限。另外,由于任何译文都是为当代读者服务的,在翻译过程中,既要保持对原著的忠实,也应当考虑到译语的通俗性和现代性。

(下转第40页)

非透彻,所以目前很多关于叙事的认知理论都只能是假说,尚需要实践验证。这一领域留给研究者的工作还非常多,且非常艰巨。

参考文献:

- [1] 申丹.新叙事理论译丛总序[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 Gerrig, Richard J. & Giovanna Egidio.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Narrative Experiences[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C]. Stanford: CSLI, 2003.
- [3] Jahn, M. "Speak, friend, and enter": Garden Path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gnitive Narratology[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C].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 Jahn, M. "Awake! Open your eyes!" The Cognitive Logic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Stories[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C]. Stanford: CSLI, 2003.
- [5] Palmer, A. The Mind Beyond the Skin[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C]. Stanford: CSLI, 2003.
- [6] Herman, D. Stories as a Tool for Thinking[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C]. Stanford: CSLI, 2003.
- [7] Margolin, U. Cognitive Science, the Thinking Mind, and Literary Narrative[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C]. Stanford: CSLI, 2003.
- [8] 刘象愚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9] Genette, G. *Narrative Discourse*[M]. Jane E. Lewin(trans.). Oxford: Blackwell, 1980.
- [10] Freeman, H. Cognitive Mapping in Literary Analysis[J]. *Style*, 2002.
- [11] Fludemik, M.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12]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上接第20页)

- [6] Luo Xuanm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ndre Lefevere[J]. *外语与翻译*, 1996, (3): 15 - 24.
- [7] *Holy Bible* [Z]. 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 Eyre & Spottiswoode Publishers, 1989.
- [8] Nida, A. Eugene.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 [9] 圣经(和合本)[Z].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
- [10] 圣经(思高本)[Z].香港:思高圣经协会,1986.
- [11] 崔永禄.从语言功能看《尤利西斯》的两个译本[A].崔永禄.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1-11.
- [12] 李全安.杂交语与翻译[A].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Z].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 [13] 韩子满.多语文本与翻译[J].*翻译学报*, 2001, (6): 23 - 38.
- [14] 金隄.西方文学的一部奇书[J].*西方文学杂志*, 1986.
- [15] 梁工.圣经百科辞典[Z].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1249.
- [16] 陆谷孙.英汉大辞典[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41.
- [17] 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
- [18] 魏尔登·桑顿.金隄译《尤利西斯》序[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
- [19] 文洁若.尤利西斯译后记[A].萧乾,文洁若.尤利西斯[Z].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 [20] 萧乾.尤利西斯中译本序[A].萧乾,文洁若.尤利西斯[Z].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1.
- [21]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9.
- [22] 金隄.驿动《尤利西斯》来华之文化苦旅[J].*香港城市大学校讯*, 1998, (16).
- [23] 张美芳.意图决定语篇制作的策略[J].*外国语*, 2001, (2).
- [24] 圣经简明词典[Z].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